



人们到底想在文化街区看到些什么?

◆ 朱光

武康路“朱丽叶阳台”上的大蝴蝶结撤了,喧嚣似乎归于平静。其实,武康路的其他阳台上,还“爬”上过一个充气的圣诞老人,仿佛正“另辟蹊径”送圣诞礼物。假日里,武康路、五原路、湖南路、安福路一带;愚园路、上生·新所、新华路一带等各种“网红打卡点”已经“连点成片”,成为“网红街区”。加上“建筑可阅读”“街区可漫步”的各种“行走阅读”和“文旅融合”活动,这些区域内常见一位“领路人”一边在前讲解马路两侧的建筑,一边透露建筑内的人文故事。他们身后的各地游客走走停停、合影自拍,能让原本也不过两车道的马路真正“车水马龙”起来……

有研究城区规划的业内人士一针见血:“路人已经形成了‘我来、我看、我打卡’的体系。”那么,人们到底想在网红街区看到什么?想让城市空间美起来的专业人士又能做什么?打造更美好的公共空间已经成为新一轮公共文化建设目标,彼此“观看”的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

首先,大家都向往美好。无论是在阳台上挂蝴蝶结乃至圣诞老人的人,还是前去观看这一道景致的人,都是乐于展现美好、追求谐趣的人。他们愿意为平淡生活增添乐趣,愿意为美好生活留影。最终,美好的回忆,才是值得记取的人生。所以,走过、路过,要以自拍的方式留下痕迹。

其次,公认的美好怎能错过?城中热事的共享与分享,是“我”存在于社交媒体上的证明。生活节奏的提速和成本的节约,让以往面对面才产生的“饭后谈资”演化为更“简便”的“网上自拍”。有心理学家认为:“此时,标识更重要——有这个蝴蝶结,就一定是武康路,一张图说明自拍者的所有追求,甚至不需要文字解释。”

然后,主要观点就此分岔——以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张松为代表的专业人士认为,武康路是中国历史文化名街,徐汇区政府已经投

入2000多万元进行历史文化氛围营造,区文旅局和湖南街道在名人故居开放上投入极大精力,直接把武康路393号的黄兴故居修缮后部分用于服务路人的游客中心。但是,那些先前徜徉在武康路上忙于自拍的人明显更乐于在有蝴蝶结的阳台前,而不是黄兴故居前取景。这种做法,明显置“好看”于一切之上。

网上年轻人完全不这么想,比较“理性”的观点是——盯着拍蝴蝶结确实浅薄、无聊,但是我们的生活已经被赋予了太多“意义”,所以我们就是要做点无聊甚至无脑的事,来“解构”生活的“重量”。因而各种评论“飞”起——为原住民着想的:“附近居民都不敢在阳台上晒内裤了!”;为自拍者点赞的:“小姐姐的裙子可有链接啊?”;为研究建筑打Call的:“这是法式小阳台,本来也只能让一两个人抽口烟”……

从大家的纷纷议论可以看出人们对阳台蝴蝶结“寄予厚望”。除了表面的美,人们还好奇阳台的建筑形式、屋内的人物故事、蕴含的情感期待、赋予的社会责任……这就是上生·新所在五一假期,举办咖啡戏剧节也一票难求的根本道理。来上海打卡的游客,主动要求上海朋友能带他们去网红打卡地,看场戏、吃顿饭、兜一圈。戏剧,蕴含人物、故事、情感乃至社会责任,且能让人们在网红街区有一个驻留一段时间的“充分理由”。人们,对故事发展的追求,以及对故事意义的追求,是自人类诞生起就有的本能。内容发展满足好奇心,意义表达满足虚荣心。所以,这反过来要求创造美的专业人士要深思,我们能提供什么,在满足人们好奇心和虚荣心的同时,让大家都有所启发——且未必需要所谓深刻的意义?

新近在北三源里菜场举办的“民以食为天”艺术计划,火出了圈。艺术家邱志杰在这里举办了“书法展”——为摊位写招牌,为氛围营造写有关吃的金句,为摊主写祝福语,乃至剖开一条鱼,鱼肉上还有蜡封的字……鲜活的蔬菜水果鱼肉,好像被赋予了“意义”,也有了人情味,让这个位于北京使馆区的菜场有别于全国其他所有菜场。逛菜场的百姓也兴致盎然地“阅读”这些书法作品:“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去重庆吃去南京吃去杭州吃……”也有水果店主好奇:“我向邱老师求了字‘果王’,有印章,值多少钱?”这些群众意见,也颇有意思,也成了这个展览的一部分。邱志杰的想法就是要让书法走到日常生活里去,“不要在美术馆办展,就要去有烟火气的地方”。陌生的经验,让展览更有意思。他认为,如果艺术没有资格占领街道,谁有资格?书法进入菜市场,就是一个书写者的社会服务。所以,这个活动叫做“民以食为天——邱志杰市集书写”而不是“书法展”。这里的印刷体全都换成他的书写体;菜场中央悬挂的是宣纸书写的作品,都围绕“吃”展开:“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他甚至写了“英文书法”给外国人看……

人人都可能是艺术家,随时随地搞艺术。艺术工作者,首先要拥抱生活,把作品真正融入街道,做出真善美的街区范例。



《宝塔山》:海派芭蕾的新时代探索

◆ 邵宁



诞生于法国宫廷的芭蕾是西方艺术和美学思想的典型代表,用这种艺术语汇表现中国故事,早已有成功的经验。从半个多世纪前的《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到新千年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都融芭蕾特质和东方风格于一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深入人心的经典。

不可否认,芭蕾中国化的道路依然是艰难的。几十年来,优秀的本土原创芭蕾作品屈指可数。上海不能再有一部《白毛女》?这是几代芭蕾人和无数观众的期盼。在建党百年之际,芭蕾舞剧《宝塔山》在第37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首演亮相。以优雅、华贵、轻盈、抒情见长的芭蕾,如何来表现延安、抗日、革命、红色?向来敢于挑战高难度的上海芭蕾舞团,这次又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目标。

事实上,以柔美的芭蕾表现革命、斗争等“硬核”题材,并不鲜见。在这方面,俄罗斯芭蕾就有深厚的传统。《巴黎的火焰》就是其中之一。这部列宁格勒歌舞剧院上世纪30年代创作的名剧,表现的是法国大革命时马赛民众向巴黎进军时的沸腾情景,男主人公那富有阳刚之气的独舞,一直是世界芭蕾舞大赛的高频参赛片段。而1968年莫斯科大剧院首演的《斯巴达克》表现2000年前的古罗马奴隶起义,也是经典之作,其中“40名奴隶的男子大群舞”改变了很多人对于芭蕾“阴盛阳衰”的印象。

《宝塔山》讲述的是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满怀一腔热血和激情奔赴延安,为革命奋斗、为信仰献身的故事。主创团队以“青春万岁”为题眼,在延安青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浪漫的革命情怀和芭蕾独特的“青春艺术”和浪漫诗意之间,找到了共通点。《宝塔山》对于新时代海派芭蕾之路进行了积极探索。

黄色的土地、黄色的天空,巍巍宝塔山、滔滔延河水,被一一硬朗地“刻”在了黄褐色的纱幕上,如一幅具有年代感的照片,又如一幅版画,立即把人们带到了80多年前的革命圣地。而四场舞台背景,无论是以线条和灯光的勾勒出的埃菲尔铁塔、黄浦江边的万国建筑博览会,还是剪纸风格的延安窑洞和鲁艺,均简洁不繁复,在灯光下富有变化,形成了简约、诗意、唯美的视觉效果。

融入了民族舞、秧歌舞、现代舞等

元素的《宝塔山》,展现了芭蕾的多种可能性,体现了海派芭蕾的独特魅力。音乐融合了民族音乐、秧歌音乐和圆舞曲、爵士等元素,歌曲《南泥湾》的旋律穿插其中,毫无违和感。多场群舞无疑是全剧的重头戏。在我看来,最出彩的要数《开荒舞》。这是我国舞剧中罕见的男子群舞,芭蕾?民族舞?现代舞?已不需要分清界限,但见近20位男演员用一块白羊肚手巾作为道具,在舞台上跳跃、奔跑、呐喊,艺术地再现了劳作景象,仿佛让人看到了在南泥湾火热的阳光下,年轻战士洒下的一颗颗滚烫的汗水。他们动作流畅,节奏强烈,充满阳刚之气,展现出如同雕塑般的力与美,配以整齐划一的吼声,极为震撼。

吴虎生和戚冰雪分别饰演从法国归来的明华和上海的文艺青年梦安,从序幕中时髦的西装西裤、飘逸的连衣裙,到后面的绑腿军裤和白衬衫、蓝色过膝裤,服装的变化折射出人生的转变。他们的双人舞如行云流水,配合默契,展现出深厚的功底、出色的技巧。

不过,我们还需看到,一出芭蕾舞剧除了丰富、多元的舞蹈场面之外,同样有着戏剧属性。故事架构、戏剧冲突、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心理变化、行动逻辑……缺一不可。突破创新的《宝塔山》还有可以提升之处。在宏大的红色主题表达中,将意象化叙事与具体情境、人物塑造更好地结合,让一条情感线贯穿全剧,最后达到顶峰,可以引发观众共情,打动人心。

《宝塔山》是一部完全原创的作品。百分百原创有时候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没有束缚地自由创作,但另一方面,却可能缺乏扎实的文本基础来依靠。《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几部经典之作,都分别有优秀的歌剧、电影和小说为母本,为舞剧的再创造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如此看来,对于一出舞剧来说,高水准的文学文本的意义不亚于舞蹈的编创。

建团40多年的上海芭蕾舞团一直有着比肩世界一流舞团的追求,近年来坚持创新,不断推出优秀作品,无论是在世界各地巡演的豪华版《天鹅湖》,还是“上海出品”的《哈姆雷特》《茶花女》,均赢得广泛赞誉。舞蹈原本就是一种全人类的语言,舞蹈也是情感与想象的艺术。期待经过进一步的打磨,《宝塔山》能成为海派芭蕾新的代表之作。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